

闲庭 随笔

玩沙

■张金刚

白亮亮的沙滩上,晃动着两个小孩,旁边站着一位大人,应该是爸爸在带娃玩沙。

这河叫大沙河,从太行深山峡谷裹挟沙,自西向东流淌了千百年,在小城开闢地界冲积出南北两片沙滩。虽夹杂五色砂石,可那如研磨而成的细沙,被一年年雨季的流水抹过,堆积得长长的、平平的、厚厚的,不得不说是自然对这片百姓的无私馈赠。

沿河居民曾将这细沙一车车拉出,拌和水泥,盖房筑楼,修路造桥,慢慢建起一座小城。勤劳的居民在离河稍远地界,铲沙移土,造出万亩农田,奉上玉米、高粱、花生、果蔬。

大人们“玩沙”,是在拼生活;孩子们玩沙,倒是纯粹得很。印象中,我就是在这沙滩上“玩”大的。小时候,父母忙着种地,我就拿着铲子,蹲在那里挖呀挖,也不知道挖个啥;或拿小碗一连扣出十几个“馒头”,喊父母来吃,父母远远地只是笑,我便噘着嘴将它们全部毁掉。稍大些,我常铲沙引水,筑起一个连着一个小水汪;等哥哥捞来小鱼养其中,待捞多了,拿回家让母亲给炸着吃。

放学后,我时常与小伙伴们脱了鞋,光着脚,在沙滩上奔跑嬉闹,打沙仗;汗水浸湿细沙,糊在身上,浅水中洗个澡,那叫一个畅快;安静下来,把双脚埋进沙里,坐在沙滩上背书,写作业,发呆想心事。再后来,我和恋人相伴走在沙滩上,

说着说不完的话,偶尔童心大发,还尝试重温一下儿时玩沙的乐趣……

走近这俩小孩,小男孩正“开动”塑料玩具挖掘机造“城堡”,小女孩正用小碗扣“馒头”,我会心一笑。他们玩着沙,嘴里还念念有词,那认真专注的萌态令我忍俊不禁,也将我的思绪牵回到岁月深处。

正当我想加入他们时,不知怎的,小女孩抓起一把沙子,扬向小男孩,细沙钻进了他的头发、衣领里。小男孩也不示弱,一场沙仗开始了。我意欲上前制止,旁边站着的孩子爸爸向我一挥手:“让他们玩吧!”继而,朝孩子们说:“别让沙子迷了眼睛!”俩小孩扭头一笑,“哦”了一声,继续扬沙嬉闹。

孩子爸爸说:“他俩感情好着呢!打打闹闹不影响,一会儿就又和好了。”我说:“可是弄了一身沙土。”他说:“回家洗洗就是了,咱们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看他们多开心!”再看俩孩子,玩得正欢,“嘻嘻哈哈”“叽叽喳喳”似是对爸爸最好的回应;那飘在空中的细沙,像一个个快乐飞舞的音符,在暮春的暖阳里闪着光。

悠远的沙滩与天真的孩童相遇,当下的我与曾经的我相遇,独行的我们与温馨的小家相遇,柔柔的沙与我们相遇,多么美好的画面,让我沉醉其中,不能自己。

玩沙,似是人们与生俱来便倾心钟

爱的游戏。沙的形态、质地,沙的流动性、可塑性,皆让人心生沉浸,把玩、嬉耍的冲动。不光孩童,大人也乐在其中。

我一直对茫茫瀚海心生向往,除了想要尽情领略壮美、辽阔、神秘的大漠风情之外,真想将自己抛至无边无际的沙海,大声诵读镌刻在黄沙里的豪迈、苍凉的边塞诗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或骑着骆驼慢行,在连绵的沙丘上,留下一行驼印,映照一帧驼影。

我有位朋友,曾在内蒙古响沙湾玩过沙。每每描述起坐着滑沙板从沙坡最高处飞速滑下的速度与激情,以及骑着沙地摩托疾驰,搅起一阵沙浪的刺激与洒脱,他总会双臂挥动,兴奋不已。他还将滑沙翻车、连连翻滚的视频发给我看,我收藏了,看一次,笑一次。他也承诺,得空一定带我去玩沙。

曾在北戴河小住,早晚都会穿着拖鞋,到黄金海岸散步。清早,刚刚醒来的渤海似是打着哈欠,一浪一浪地轻抚海滩。我们拎着水桶,弯腰踩在金色的海沙上,仔细寻探、挖掘奇异漂亮的贝壳。那被海浪一次次爱抚过的海滩,似是藏着无数珍宝的秘境,引我们不觉已走出很远。

傍晚,被阳光晒过的海滩,踩上去软软的、暖暖的。挖一道沙坑,将自己埋在沙里,捞起胸前的海沙,任其一

丝从指缝间滑过,再捞起;凝视流沙,静听海浪,那感觉如是乘着海风在飞,放空了一切。

我一直认为,沙漏和沙画是玩沙的最高境界。

小城有家书屋,每个读书位都配有一只很小、很朴素的沙漏。坐下,开卷,将沙漏倒置的一刻,细细的流沙便被赋予了时间的定义,似是融入了知识的因子。流完,半小时;再倒置,再读半小时。我书桌前也有一只一分钟的沙漏,读书写字之余,瞅着流沙发呆一分钟,时间一点点被无声消磨的感觉,很是美妙。

灯箱上,铺撒各色细沙,伴着情境音乐,进行美术创作,这便是极富青春气质的沙画。我虽未亲眼欣赏,亲自体验过,单从视频中看到,已足够令我钟情着迷。一双巧手,纵情施展抹、刮、擦、点、抠、划等创作技法,令没有生命的静态彩沙一时有了灵魂,魔法般呈现出变幻莫测、生动流畅的艺术画面,或展示大美风光,或致敬英雄人物,或讲述动人故事,不一而足,美轮美奂,引人遐思。

许是从小在沙滩上“玩”大的缘故,我一直对沙有种特别的情愫。虽已时至中年,可心底总有个“玩沙梦”,以至见沙则喜,见沙则嬉。偶遇孩童玩沙,我总会无所顾忌地跟他们玩在一起;我也时常一个人到沙滩上玩个痛快,只想在流沙似的岁月中,找回那个如沙子般真实的自我。

人生 行板

与你的缘分

■王晓燕

我与父亲的缘分,止于我三十五岁那年。

人与人之间缘分有深有浅。小妹常说,爸好狠心,那么早就抛下我。她跟我说起一个梦:小的时候,爸带她上街,走到一条河边,爸突然停下来,也不说话,只是示意她自己往前走。小妹说,每次她都从梦里哭醒,因为爸怎么也跨不过那条河。小妹说爸还在的时候,她失恋那一回,躺在床上哭到睡着,迷迷糊糊中有个人轻轻给她盖上被子。那一刻,她知道世上永远有个男人深爱着自己。

逢年过节,先生总要说,要是老头子在多好。他总想起和父亲一起干活喝酒的时光。他们像父子一样,一个拉着板车,一个在后面推车,父亲逢人就夸他“一个女婿半个儿”。喝酒时父亲敬他:“丫头从小我宠坏了,往后你多担待点。”先生说和父亲一见如故,可惜和他的缘分太短了。

整理女儿房间时,看到她小学五年级的作文本,有一篇《写给外公的一封信》让我哽咽。女儿写道:“记得那是一个寒风萧萧的周末,您和外婆一起来到我家。我家住在五楼,您光走上楼,已经是气喘吁吁了。可是,您知道我爱吃老家的玉米、山芋,就背了一大袋来,还背了一捆您亲手种的甘蔗。妈妈很生气地批评你,你笑笑说,没事,宝宝喜欢吃嘛。外公呀,您把最甜美的果实都给了我,您怎么总是闲不住呢,您要爱惜身体啊!”女儿写这封信的时间,正是父亲生病那一年。如果父亲还在,看到他捧在手心里的外孙女,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了,他该多么高兴啊。

母亲从来不提父亲。有次她在看电视时突然说了句“人想人,想死人”,我瞬间泪如雨下,那分明是在说她自己啊。母亲十八岁就认识了父亲,母亲在,我们与父亲的缘分就没有断。

有次在街上走,不经意间发现一个背影好熟悉。高高瘦瘦的,向着点腰,急匆匆的脚步,灰色的衬衫飘起衣角。我就立在原地,痴痴地看,却不敢追上去。恍惚间,关于父亲的记忆在脑海里一一闪过:父亲背着我上学,我骑在他脖子上撒娇;我哭闹时,他会一直哄我,好东西都留给我吃;毕业时送给我喜欢的影集,我去外地上学时,他给我写过信;我嫁人时,他躲在厨房偷偷抹眼泪……其实我和父亲的缘分最深,说出来都会让他们嫉妒。

儿子有一天伤心地问我,为什么他没有外公?我该怎么跟他解释?《西尚的阿公》里有一段话,“任何两个人都不可能永远在一起。我们不要担心分开,即使分开了,彼此的心在一起,就和每次见面一样。思念是一种很难得,很幸福的经历……”孩子,纵然你从来没有见过外公,可是我们和外公的缘分一直都在啊。因为风里有他,云里有他,梦里也有他。

父亲的草鞋

■曹珉

每次回老家,一进那栋已经斑驳的老屋,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墙上那一排旧物件,其中那双草鞋更是引人注目。父亲是一名乡村教师,按理说不会穿草鞋,可在我的儿时记忆里,回到家里的父亲总是穿着新旧不一的草鞋。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母亲身体不好,经常去镇上住院看病,父亲回家的时间也总是匆匆忙忙。好几次,夜里醒来看到堂屋里还亮着灯光,我蹑手蹑脚走近一看,原来父亲还在打草鞋。

在夜色里闪烁的煤油灯,映照坐在长板凳上的父亲。父亲没有注意到我在看他,全神贯注地打着草鞋。他熟练地将一根长长的稻草细绳来回穿插在一排筋绳上,一头挂在板凳上的木杈上,一头系在自己的腰间。父亲好半天才发现我在看他,便说,你着什么,快去睡觉。

等我第二天起床时,一双崭新的草鞋就放在堂屋一面靠墙的地上,似乎还散发着稻草的味道。父亲打草鞋的手艺是得到了我爷爷的真传,能把草鞋打得像艺术品。

每当父亲准备打一双新草鞋时,总是去堆杂物的阁楼上,把收割稻谷时精心挑选的稻草拿出来,一根一根用剪刀修除顶部。修剪整齐后,喷上一些水,让稻草湿润,再放在木门框上用棒槌轻轻拍打,直至每根秸秆都变得柔软。在拍打过程中,把那些破裂和断杆的稻草挑出来扔掉。

一根根柔软的稻草,被父亲搓成粗细均匀的草绳。有时,父亲会在稻草里加进点用不了的旧布,那样的草鞋穿起来更加柔软。有时,还会加些苕麻,是为了增加耐磨度。在父亲的手里,一根根的稻草绳似乎都有了生命。父亲总是把每一个接头都巧妙地隐藏在鞋底,让整个鞋面看起来紧密结实、平整光滑。当父亲把草鞋编好后,他会拿起新草鞋在阳光下观看半天,然后穿上新草鞋在房前屋后走走,脸上挂着喜悦。

那个时候,我也经常嚷嚷要父亲给我也打一双带布的草鞋。父亲总是说,你还小,怎么能穿草鞋呢。后来父亲经不住我无数次的吵闹,就给我打了一双轻便柔软的小草鞋。还在草鞋上前脚尖处加了一些红色的布,远远看去,像一朵盛开的小花。

后来,听过一首歌叫《爸爸的草鞋》,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词也写得非常好。特别是那句“草鞋是船,爸爸是帆,远远的故乡在呼唤”,正是我父亲的写照。父亲一生虽没有宏大的成就,但为了培养我们兄妹几个,用满满的爱和微薄的收入照顾好一大家十几口人,用尽了力。在我们人生的航程中,父亲就是那叶迎风的帆。

风物 杂谈

母亲的粽子

■马雪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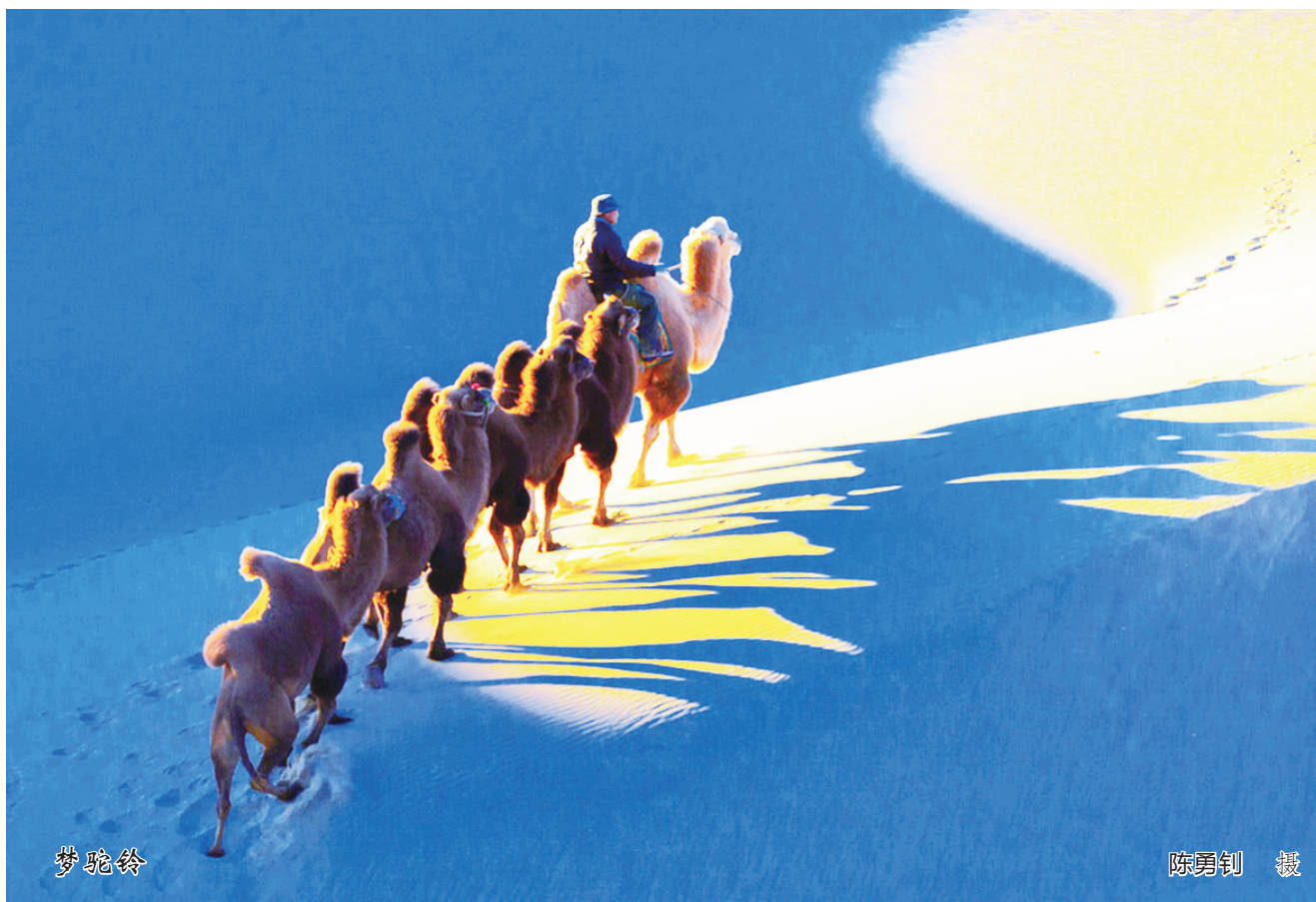
小时候过端午节,就是要吃粽子。那一天,要是能吃到母亲包的三四只粽子就欢天喜地了,即使是没有任何馅料的白米粽子也能让我开心不已。小时候,家里经济拮据,端午节来了,往往买不起粽叶,但母亲自有办法不出钱弄到粽叶。

端午节的前一天,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来到村东的山湖泾。山湖泾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活水河,靠河岸边的水里长着密密的芦苇,不过芦叶大多只有两指宽。母亲脱鞋下河,用她锐利的目光在芦苇里寻找尽量宽阔一些的芦叶。母亲的左手握住芦秆,右手捏住要采的那张芦叶,往下用力一拉,只听“嚓”的一声,一张完好无损的芦叶就在母亲手里了。母亲把芦叶放进背着的大口袋里,满三十张了,把这些芦叶叠在一起,再用一张小芦叶兜两圈,打个结,捆成一捆,再放道河岸边的一只大眼子圆篮里。芦叶边沿比较锋利,尽管母亲挑拣芦叶时总是小心翼翼,但还是会被扎破手。每次采好芦叶,母亲的两只手上满是血口子。采满一篮子芦叶,天已大亮。母亲的右手臂挎着满满一篮子芦叶,走在回家的路上,地上留下了一串湿漉漉的脚印——母亲的两只粗布裤管早已湿透了。

每次采摘了芦叶,母亲先把一小捆一小捆芦叶排在一只大木桶里,再去老井上提了水倒进去,然后用一块光滑的青石片压住芦叶。晚上吃好了晚饭,母亲就着昏黄的煤油灯包起粽子来。一般包粽子用两张芦叶,因为母亲采摘的芦叶小,故包一只粽子要用上三张甚至四张芦叶。等母亲包好粽子,我往往已在梦乡里了。母亲把粽子放进灶上的大锅里,加进水,水要高出粽子的面,就在灶膛里升起火来。灶膛里烧的是硬柴,不是稻草。硬柴火力旺,这样煮出来的粽子更香。

第二天一早,我迷迷糊糊地听到:“阿四,起来吃粽子吧!”我努力睁开眼睛,只见母亲在灶头上把大锅里的粽子装进一只“油瓶”篮里。我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冲到灶间。母亲已经把一只粽子给我剥好了。我三下两下,就把粽子吞进了肚里,只觉得这是世间最美的味道。这时,母亲拎着一篮粽子往外走,我疑惑地问:“娘,你要干什么?”母亲摸着我的头说:“我去把这些粽子送给你阿姨和姑姑。”我有些舍不得:“娘,你好不容易包出了这些粽子,为什么还要给人家吃呢?”只见母亲笑咪咪地说:“阿四,有了好东西应该和家人朋友分享,这东西的味道才更好呢!”我看着母亲,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许多年过去了,那天母亲说的话似乎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新书 速览

做一粒种子,不问东西

——读《中国种子:我在哈萨克斯坦种小麦》

■黎坚



《中国种子:我在哈萨克斯坦种小麦》
新民 张正茂 著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本好书总是让人欲罢不能,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种子:我在哈萨克斯坦种小麦》就是能让我连夜品读的为数不多的好书之一。

此书是《农业科技报》首席记者新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简称“西农”)研究员张正茂的呕心力作。本书以时间顺序记述了以张正茂为代表的西农农业专家在异国他乡播撒“中国种子”,将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理念带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感人事

迹和动人故事。读完此书,既让我体会到了中国科学家让中国种子走出国门的不易,又领略了异国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古人认为小麦“秋种冬长,春生夏实,具四时中和之气故为五谷之贵”。小麦历经几千年的培育,如今已成为了人们的主要口粮。在“一带一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小麦育种专家张正茂被委以重任,受命参与建设中国—哈萨克斯坦农业科技示范园这一国际项目,从选种到考察示范园的基础设施、土壤、地形地貌、气候和水资源情况,张正茂都亲力亲为。

农业受制于天时地利,要想让中国的种子在哈萨克斯坦落地生根,谈何容易?书中“从杨凌到阿拉木图”篇章中就提到了中国种子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的情景。跨国种子种植失败让张正茂疑惑又焦虑,但肩负重任的他并没有气馁。为了让作物结出喜人的果实,他率领团队一次次往返中哈两国,寻找种植失败的原因。他认为,麦种培育应采取中哈两地交替穿梭选择的方法,在继承与创新中开拓,培育出中哈合作的新良种。在两国专家的不懈努力下,农业科技示范园试验地的小麦长势可

喜,张正茂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一粒作物种子的诞生,凝聚着育种专家无尽的心血,这何尝不是另一种生命的馈赠?

一粒种子的生命之旅,也是一场异国风情之旅。中国种子落地哈萨克斯坦的历程艰难,让读者揪心。为了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会感到过于沉闷与严肃,新民又以轻快的言语穿插介绍了该国的风土人情,让读者体验不一样的异国风物。如书中介绍了哈萨克人的婚礼习俗,在婚礼期间要举行赛马、叼羊、姑娘追、阿肯(哈萨克族民间歌手)弹唱等活动。有趣的是,婚礼上对唱的歌只有曲调而没有固定的歌词,都是即兴编唱,但丝毫不影响婚礼欢快的氛围。书中还提及哈萨克人待客礼仪繁多,颇为讲究。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一定要宰杀一只羊招待贵宾,以示对客人的尊敬和热情。这些独特的习俗让读者印象深刻,既丰富了知识又提升了阅读体验感,让读者在纸上就能感受到他国的文化魅力。

“一带一路”上,先行者播撒下的既有种在土里的种子,也有精神的种子,中哈两国的友好关系亦在中国种子落地生根的过程中得以深化与巩固。